



南宋佚名绘《女孝经图》中女子纺纱、做女功的场景(局部)

古人“冬闲”忙什么？



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砖画中的习射场景(摹绘)

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农耕社会。入冬以后，农事渐少，古人称这段时间为“冬闲”。冬闲时古人都会做什么？从古籍记载来看，“冬闲”时，其实古人并不闲着：女性“学做女功”，男性“习射练武”，上不起正规学校的孩子们则选择“冬学”……

冬闲时女性“学做女功”

在古代，尚没有工业化的生产方式，人们的衣着、鞋袜、巾包什么的，要靠手工缝制，破了也得手工缝补——这个任务，在男耕女织型社会分工中，便落到心灵手巧、吃苦耐劳的女性身上。因此，“冬闲”正是古代女孩学习做针线活儿的好机会。针线活儿又叫“女功”，还有“妇功”、“女工”、“女事”、“女红”等多种叫法，皆是指针线、纺织、刺绣、缝纫等女性做的手工活儿。

一般情况下，古代女孩子到了10岁左右就要开始学习做针线活了。据《礼记·内则》：“女子十年不出，姆教婉婉听从，执麻枲，治丝茧，织纴、组、紃，学女事以共衣服。”大概意思是说，女孩子到了10岁就不能再外出疯玩了，得开始培养自己的淑女品德和性格，习练制作麻绩，养蚕纺丝，织布制帛，学习女功。

古代女子学做女功有很多规矩。明秦淮寓客辑《绿窗女史》一书中收录不少古代“女性须知”，其中张淑英撰《刺绣图》一卷专门谈到学做女功的各种要求，女功集中在“品”、“图”、“法”、“质”、“器”、“供”、“忌”、“候”八个字上，每个字代表一种要求。首先要求女孩有良好的品行，特别是学做工艺要求高的刺绣时，“品”为第一要求：

“刺绣须蕙心妙质，静女、文姬及风神萧远，有林下风气者。”这话说得明白：学刺绣的女孩子，须具有纯美的内心，美好的气质，就像静女、文姬那样，或者是神韵潇洒，心态远逸，有林下风气的人。可见，古人对习女功者的素质要求确是很高的。

冬闲时男性“习射练武”

冬闲时女性习女功，那么男子呢？也不能闲着，要习射练武。古代凡学生必须掌握六种基本才能，分别是“礼”、“乐”、“射”、“御”、“书”、“数”，其中的“射”通称“射礼”，实际上是一种射箭技术，包括白矢、参连、剡注、襄尺、井仪等五种射法。

先秦时期，乡射是最基层的较射活动，一般在农事结束以后的乡饮酒礼活动中举行，输者饮酒。习射相当于后来的习武健身活动，为了在较射时比出好成绩，人们都要认真练习，掌握真正的射箭本领。

古人习射兴致很高，可能与会得到丰厚的回报有关系。如先秦时，各诸侯国对民间善射者都会给予奖励。《墨子·尚贤》即称：“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，必将富之，贵之，敬之，誉之。”意思是，要使国家善于射御之人增多，就必须让善射的人富裕，使他们显贵，尊敬他们，赞誉他们。在这种政策背景下，民间热衷于利用冬闲时间习射也就很好理解了。

到了西汉，由于“兵农合一”，朝廷更加鼓励民间冬闲时习射，“教民以应敌”。此时，除了习射，习刀练剑之风亦渐兴起，如当时的名人司马相如便“少时好读书，学击剑”。

隋唐时实行府兵制，进一步推动了民间的习射之风。府兵的兵士是从农民中征点的，白居易《新丰折臂翁·戒边功也》诗中所谓“无何天宝大征兵，户有三丁点一丁”，说的就是此事。唐朝开考“武举”科，武功好也能中举当官，更刺激了民间的冬闲“习射热”。《旧唐书·职官制二》称，“居常则皆习射。”

两宋时期，民间则出现了“弓箭社”、“忠义巡社”等结社组织，其特点是农忙时忙农事，冬闲时便于“庄井附近便处”，“教习武艺”。明清时兴盛的武术，就是在宋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

闲时孩子上“冬学”

想学习文化知识的古人，则会利用冬闲时间“冬学”。南宋陆游《秋日郊居》诗中便提到了这种学习形式：“儿童冬学闹比邻，据案愚儒却自珍。授罢村书闭门睡，终年不著面看人。”

但冬学与正规的学校教育不同，它是利用冬闲时间组织起来的短期学习班，目的是启蒙教化。在古代，能进入正规学校读书者少之又少，冬学解决了古人渴望上学的受教育问题，“识字班”、“扫盲班”就属于这一类短期培训。

元朝设立的“社学”也是这种利用冬闲学习。元朝的社学始建于元世祖至元七年（公元1270年），朝廷设司农司并颁《农桑之制一十四条》，其中便包括有关兴办社学的规定。“社”是元朝的基层组织单位，每五十家为一社，设社长一人。据《新元史·食物志二》，“每社立学校一，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，农隙使子弟入学。”社学主要进行一般农桑知识启蒙教育和道德教化管理，以提高公民的素质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由于教师资源有限，“村庄各社请教冬学，多系粗识文字之人，往往读《随身宝》、《衣服杂字》之类，枉误后人。”意思是说，有的冬学教师连字的读音都拿不准。《通制条格》记载，元朝廷就此要求州县学官处（教育局）对教师进行培训，“将各经校正点读句读，音义归一，不致讹舛，如此庶免传习差误。”

自《养生保健指南》